

裝近海繼以衆情弗順始議投誠禁卒偵知其情密以慰  
予予笑曰二逆即投誠終不為然必先殺我以滅口因口  
占示之

一笑襟開萬怒平龍興有寺葬真鄉執旗厲鬼爭前奠盡掃穿墻

六

弟

承勳

承烈

男時崇校正

通語序

康熙丙辰方與相國能孝感先生介弟遜修同舉于禮部而先生  
以乙卯解機務養望金陵之北山未及一謁見也戊辰起大宗伯  
公何丁太夫人憂方先以言事罷歸忝年家子詣金陵陳絮酒之  
奠始得見先生于倚廬先生隨以學統一書見示方敬受歸而卒  
業焉為詩四章以寄先生承手復殷勤深加許可謂與朱子感興  
詩相發明方則何敢壬午由大家宰復相丙戌屢乞身予告歸  
金陵日以著述為事方幸浮沉田里得肆力于古人之書輯朱子  
論文之言自經史子集得二十一卷始知文與道之指歸竊思  
本朝講學者希後進失所宗主而姚江之說援儒入佛引佛竄儒  
使聖人之道淪沒晦昧而無有識焉者矣明季東林諸君子始為



探其穴而攻其瑕異學之書稍為衰削而近日山陰黃梨洲復揭  
其說于浙東學者惑焉先生有憂之毅然以倡明正學為己任此  
書一出而正閏以分真偽以辨使千古傳心之統若黑白之不可  
亂雅鄭之不可雜其于斯道為功鉅矣戊子秋方偶過金陵得復  
見先生于樸園以朱子論定文抄就正先生歡喜擊節以為補前  
人之所未及為未子功臣因復示以通語一編方讀而歎曰夫通  
語者淺近之語也淺之在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深之悉天人性  
命之者近之在父子兄弟夫婦居室之際而遠之極治國平天下  
之大推而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何一非淺近之所暨哉則通語非  
通乃堂室之入門而用力之造端也夫汎海者必以筏通語其學  
統之淺歟然則讀學統者盍先讀通語可矣康熙歲在己丑春日

石門後學吳震方拜撰

讀學統詩四首附錄

斯文有顯晦爰藉述作功百家日爭鳴屢尊攘大宗雖有經籍存  
裂裂失所從如聞獲麟泣將悲吾道窮先生起百代研究異與同  
精義辨豪芒褒貶定一中著書千萬言言以發昏朦古今聖賢迹  
鈎摹析始終在昔聖門哲誰敢議疵蒙先生春秋筆責備存至公  
吾知杏壇側諸賢聽磨礱何況歷代儒疇不歸陶鎔是非無兩可  
取舍斷心胸陽景曜天衢眾星敢稱雄百川趨巨壑鐘鼓振頑聾  
以茲啓末學孰曰非首庸自審心力弱焉足窺淵府  
征秦燔詩書聖學遂以堙漢帝求遺編亦籍始可論諸家共傳述  
微徑出荒榛江都冠衆儒所得最稱醇昌黎著原道精思追典墳



有唐獨挺出廢幾與斯文迨宋四子生直傳孔孟真精一紹微言  
性命究天人如何異端作邪說競紛紜象山樹同異濞辭濫其源  
白沙及姚江決防九河翻明：誦先聖陰入乾竺門一唱百口和  
流浪無涯跟匪儒反歸墨舉世昏沈淪誰能挽天漢淨洗黃河渾  
三復學統編學者當尊聞以心心外無物惟其非也  
中國有佛法已訖于百年流毒中人志汙染莫可湔豈唯愚夫婦  
尤甚智與賢游惰避征徭通播鼠辜愆金碧蝕膏血禍福誑因緣  
此皆未足誅爰書首譚禪聖人數五教正直不頗偏人倫植綱常  
萬古無斃焉彼教盡空諸等若冤累孽寂滅論妙諦虛無著真詮  
渺想脫津涯窮辭張空卷其徒自相煽衣鉢誇燈傳究竟何所得  
狂惑誠可憐奈何孔子待事之滋益虔擺落棄禮教冥搜解蹄筌

同室及倒戈前驅屬縶鞵絕學從此晦岐途誤先鞭先生力排異  
神勇摧深堅輟輒陷千淖拔車出山淵指迴迷徑步發揮在簡編  
人：火其書昌黎語良然

貪生學長生今古昏妄集智者日益愚賢者日相襲：望荒塚  
千載同一泣黃老禍于人未若佛氏急所嗟達生者辛苦自絕粒  
日莫駭鸞鳳朝夕勤呼吸不見古仙人白晝入都邑開卷對聖賢  
學問貴時習彷彿親羨牆忝前若共之浩氣塞天地乾坤同闢翕  
何必求神仙神仙安可及



通語小序

子小築在清涼四望之側所謂撲園是也間與二三友人游息其  
間或時有商訂隨為錄記名之曰通語通者淺也又近也晦翁謂  
淺近之言皆有至理寓焉若予之為說大抵不過淺近而已其切  
理與否非所敢知也而友人則顧予曰聖賢之訓有一非現前日  
用者乎語則通矣道固于是乎在也曷以公之同志乃為鈔取百  
六十餘則編成一帙授之梓人世之君子倘不鄙而棄之稍加採  
擇亦庶哉造深致遠之一助也康熙丙寅日躔實沈之次濃川熊  
賜履題



通語

架上盈萬卷益中無擔石意陶然樂也

深川熊賜履著

尚論古人最難

表裏初終一致方箕真人品

無夾雜無間斷

王荆公曰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

之上而為學者師唐子西曰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

倉王驩所以為孟子蓋聖賢重道之心自應如是非作而為之以

取重于世也

胸中沒有私欲自然弘自然毅一有私欲便不弘不毅了



日間少見俗人亦為清福

俗人只是一團人欲所以易得壞人

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孝子也不意宋潛溪能為此言

以問子不語怪力亂神曰觀刪詩書可見

自賢者愚子聖者狂

崔浩之五經注王安石之三經義的然而日也濂溪之太極

圖伊川之易傳闡然而日章者也

馬總列孟子于意林謬矣極矣戴叔倫楊伯存輩乃盛稱其書抑

何謂也

林兆恩號為三教羅隱亦可號為兩同

龍昌期專非周公妄人也今之昌期亦不少矣

李著楚澤叢語痛闢孟子以為王氏之學出于孟子也然則安石

青苗皆周公之罪歟著不特不知孟子亦不知王氏矣

東齋記歸田錄自不宜作若野人閑話夢溪筆談亦何妨

繡禾譜講蠶書疊秧馬歌作促織賦樂在其中矣

道家天尊佛家世尊其為說畧同

緇流好說金如金身金像之類黃流好說玉如玉皇玉清之類同

一鄙俗不堪而已

襄楷尊信宮崇崔浩尊信寇謙之至不憚挺身上書以顯其說然

二子並雅有令名殆不可曉也

漢秦景名教之罪魁也明帝次之傅毅蔡愔又次之蓋首先授浮

屠經者景也



慧能佛家六祖所解金剛般若至為淺俚釋子群奉為寶藏亦可  
哀也

漢傅毅唐房融不知罪當何等

溫公作潛虛書心經後識見尚欠在真西山道教法華二跋亦差  
宋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特著書一編以證三教一致名曰輔  
教明之管志道林兆恩之徒殆亦嵩之餘智而已

佛家說世尊出世化衆道家說天尊開劫度人皆經億萬無量劫  
脫離生死不生不滅說甚荒唐然道家又是剽竊佛家之說

佛家四果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猶吾儒之四  
科也三法曰正曰像曰末猶吾儒之三物也然其實則迥然不同  
情景而後佛說曰熾後魏太武長安一炬差強人意惜乎其旋滅

旋起也

淨梵王生一賊子而萬世之倫理滅鄴大夫生一孝子而千古之

綱常定

學佛者謂佛書中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說為孔子所  
不及無怪其以孔子為纏頭佛也

唐李繁學于江西僧道一後坐罪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以明  
禪理自謂臨死生而不懼賢于顏回在陋巷不改其樂嗚呼可謂  
妄矣晁氏猶以繁為賢而病史家之載繁行甚醜亦獨何與

傅奕著高識傳行世可謂先得我心矣  
華梵相譯訛舛必多况加以依託附益承襲為陋此竺典之斷不  
足信也



禪家傳燈廣燈分燈續燈普燈五錄凡數千萬言先儒蔽之曰道  
辭也

由吾禁止簪剃之說不五六十年則異端絕矣由彼普度衆生之  
說不五六十年則人類盡矣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不亦易辨耶  
致堂胡氏曰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予深喜  
其言之明決

文清曰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又曰水火二字分明乃坎三三離三  
二卦順置之可見

文清曰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春

文清曰知至之窮理也知終之盡性以至于命也愚謂知至  
知終是窮理至之終之是盡性以至于命

知至知終知也至之終之行也此知行之所以本一也

孔門之陳亢孟門之高子可謂至愚不肖然不過一疑師一背師  
如陳相之徒而已若河間邢氏則惡極矣不謂伊川門下有此人  
伊川曰故人情厚不忍疑可謂長者矣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麗明陰陷止  
動說入八卦之德比益舉其大者而然其實易之道無所不包亦  
無所不貫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言只當一氣字又只當一理字說箇氣便該着理說箇理  
便該着氣說箇易便該着理氣二者二五也理者太極也合而言  
之易也

易只是一團造化便了不用多解不用玄解越多越支越玄越錯



氣化一形化也形化一氣化也男女一萬物也萬物一男女也周子只得恁底分說學者不可泥然

宜僚弄丸只是熟庖丁解牛只是順

莫能載只是形容至大所謂大而無外也莫能破只是形容至小所謂小而無內也總之不過極言道妙之無乎不在而已與佛家遮天蓋地一切荒誕之說不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所謂活潑潑地也

文清曰鬼神是合太極陰陽而言愚謂鬼神只是陰陽言陰陽而太極在其中矣

鬼神只是陰陽屈伸而已陰屈鬼也陽伸神也張子曰二氣之良能朱子曰陰陽之靈看來連良能連靈也不須說

裁者自培傾者自覆與天何預然裁則有培之理傾則有覆之理理者天理也故曰天因材而篤

獲罪于天自絕于天樂天畏天順天逆天凡聖賢言天皆指理言非僅昭冥與二氏妖妄之邪說也

真正不仁者並不可以處約樂不但不可以久長而已

人也者鬼神之會斯言得之

程復心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爾天下寧有無象之氣耶復心不但不能識理亦不能識氣既不知理氣又安知太極

程復心論太極有似道家之說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吾不知今之所謂文者何如也文清動多于靜之說非是



文清萬物有始終惟道無始終之說亦非

言天言命言性言道言德言中言心言學言敬言誠言善言一言  
五常言五倫言神聖言政教皆自尚書始

尚書性命之源道學之宗易次之諸經又次之諸子又次之要之  
其理一也

文滅質博溺心又不如固陋之為病尚淺也

離騷畢竟是詞賦惟善讀者乃能得其忠愛之意爾

闕疑是讀書要訣必欲強為之解益失之遠矣

伊川之于陰符經考亭之于參同契雖則節取然亦甚愜矣

陰符經謂之不雜不可

論語四勿與陰符三要相似然其偏全醇駁則相去霄壤矣

陰符經如九竅三盜之說果於天道有所窺耶

陰符之五賊三盜謬戾極矣不知先儒何所見而取之

單襄公曰觀容而知其心然則容貌詎可忽乎

勿謂婦人全無知識如伯宗之妻之言豈非吾之師乎

古巾幗之賢者雖士大夫有愧焉劉向所以傳列女也

昔人有言今天下皆婦人也若如書傳所載賢婦人亦豈易及哉

文清只拿定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字不走作可謂得其要領

文清立言有本

文清所見甚的

文清讀書錄非輕下筆者學者宜虚心體玩未可草率看過

文清字少步趨程朱可謂醇儒矣



文清曰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文清之言親切如此以是知其所見甚的韓子止言文而道在其中韓子之文止言道之用而體在其中若韓子亦未易幾及者矣

伏羲畫卦濂溪建圖同一不得已之心而已不然理氣為何物而可以圖繪得之哉邵子曰畫前有易朱子曰圖不盡意識知言哉誠知言哉

學者氣象要緊然氣象根于性情非可強為之者聖門如由求尚未能大變化氣質到得氣質盡變化則近聖矣此非有真學問不能

聖賢雖往道在遺經遺經即吾師也人能得不傳之秘于遺經便與親炙聖賢無異不然縱遊於鄒魯之門何益哉

七十二賢皆嘗親見孔子除顏曾而外自餘所得視濂洛關閩諸君子何如耶乃知人貴於自立必自立而後可為豪傑之士明道作用近聖延平亦然

明道延平具有聖人氣象

明道延平天資便別故克養更易

古未有近習竊柄而其國不危者

文清以謂近習竊柄深而難去比之城狐社鼠蓋指振亨輩也善而不能去非真善也惡而不能去非真惡也若真善豈有不能用者乎真惡豈有不能去者乎

凡事業文章不衷于道理皆世之妖也其為害甚大非但無益而



梁元帝宋神宗皆好文所著極多漢文帝宋仁宗不聞有製集傳世四君之為治果孰優乎可知堯舜之文章非開鉛槧之末也

宋初開館局編輯三大部書一太平御覽一文苑英華一冊府元龜凡數千百卷計所費亦不貲矣何如一冊小學近思錄之有裨于世乎然比之刻釋道二藏頒行則猶彼善于此也

王欽若亦有文采亦以著作自命然根本既差其餘不足觀矣唐太宗好事都做盡如漸德何魏文貞乘時遇主輔成貞觀之治如大節何

明之憲夏諸公似王魏也然成祖又遠不如太宗矣先儒謂天下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乎計管仲及蹇蹇諸公亦云

如唐之郭汾陽宋之曹魯公明之徐中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莊生道在梯稗螻蟻瓦礫之說畢竟形容得粗若出于吾儒之口定不如是

荀子以人性為惡亦將以天命為惡矣天果惡耶天之命果惡耶若然天成何天之命成何命聖人何以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夫何以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吾儒成已成物二氏誑已誑人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細勘終是有病若爾則理與氣成二物矣理只是氣之所以然惡可截而二之





文清可謂究心性理之微矣讀書錄中有教則論理氣有無聚散  
取譬于日鳥水月其說尚多出入學者不可不察

文清論理氣聚散文莊論心性理欲俱有微欠真到處甚矣體認  
之難

天地間總無形者止就所以有形者之不可見而言謂之無云  
爾豈真有所謂無者哉

文清曰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原及  
二字有病

文清曰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是褫理氣為  
二也語意未瑩學者宜擇之

文清以理氣分主客亦非

文清曰雜博之學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又曰君子有所為有所不  
為如為聖人之學則不為異端之學苟無所不為則其學雜矣文  
清之惡雜學也如此

文清曰乞墻之富貴恬不知耻可怪也夫又曰惟以文辭名位自  
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讀文清之書而德不加進者必木石也

文清曰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無耻也予見有吮癰舐痔  
而得車未必多者不亦更可哀乎然而小人終不悟也

小人之巧處皆愚君子之拙處皆智小人之得處皆憂君子之失  
處皆樂

未有小人而不愚者



持躬正人以為迂衛道嚴人以為隘吁難言也已  
文清之學真能為己者也

自憚毋自欺文清有焉

與小人處祇覺其苦與君子處祇覺其樂不知其何說也

聖人之言真是可畏

好諛喜佞世人通病

文清多藥石之言最有益于學者

後世誠能讀讀書錄亦可以入德矣

文清白愈收斂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學者體玩  
此數言可以知用功之要矣

工夫到卓約則把握在手失之者鮮矣

不疑其行是大賢以上境界

自家拿捏不定成甚人也

舊習未祛所以拿捏不定

富貴名位不如人則耻之德業學行不如人則不耻失所輕重矣  
與其外有餘而內不足何如內有餘而外不足也嗚呼能知內外  
輕重之分者亦罕矣

文清曰治世君臣警戒之詞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詞多予曰惟其  
警戒是以治惟其諛悅是以衰也

君臣相與不以誠而能大有為于天下者未之前聞

君天下之道修身為本知人安民為要然知人又安民之要而修  
身則知人以安民之本也



人主誠能修身以知人知人以安民內聖外王之能事畢矣

修身為本知人安民為要十字足以包括從古聖經賢傳所載君

師天下之大端舉夫全體大用千條萬緒皆在其中矣

知人則哲知幾其神皆大聖人事也

君子得罪小人有功世道之大可憂者也

文敬曰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真到家人說

話

井田之制不可復寓兵之法亦不能行惟封建與郡縣可以兼舉

亦必任得其人方能盡善法因時變其要在得人則古今不易也

井田寓兵止可行于三代封建之世秦漢而後不能行亦其勢也

以文敬之賢盡人皆知當時有司不聞薦剡朝廷不加敦聘則其

世道可知後來公論難泯哀然從祀布衣得此無異議豈非誠能

動物而天理之終足為憑耶為善者亦可以自信而不疑矣

文敬為學只要實有諸已

三代以後明德新民並不講矣何況於止至善

文敬王佐才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文敬其庶乎

文敬曰科第取人只去麗其詞不知志于善矣

且問無善無惡不生不滅底是甚物事諒彼桑門子亦自家形容

不出所以只管要人叅無字禪便是這等

先要知道為何要讀這書講這學讀來自讀得不錯講來自講得

不錯錯讀錯講還是主意先認差可



言金  
文敬曰孔子賢于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顏曾思孟之功賢于稷契臯夔程朱之功賢于伊呂文敬可謂知言哉

文敬責脩朱子不當註參同契陰符經亦不當作調息箴是矣愚謂韓文考異楚辭集註辨證亦必朱子早年博文事也深造自得方有滋味

文敬曰聰明人多為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愚謂真聰明人必非禪學所能動退之被大顛動得尚欠聰明在

學問之道只有知行兩端存養自是屬行文敬以為未行之行則鑿矣

又敬曰朱子說科舉雖做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邊工夫又曰若科目果能得人程朱該是狀元前輩所見之卓如此

祝子知罪錄李氏三教品道古錄等書予不忍觀絕展卷便欲痛哭

孔子曰仁者有勇孟子曰仁者無敵是千古大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斯言近之

制治在擇相戡亂在擇將相得其人自可坐收其成矣文武一事也將相一人也岐之則非是

生愚死智自漢已然則丘中之刻顧可信耶